

## 目 录

## 卷首语

- 科学发展观与出版业的发展 / 王建辉

## 专论·特约稿

- 出版社转制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 / 宋木文

## 编辑学·编辑工作

- 编辑学理论研究需要新的提升 / 蔡克难
- 试谈编辑基本规律 / 王志刚
- 期刊编辑结构与编辑规律 / 徐柏容
- 也谈编辑方法 / 阙道隆
- 应该建立一个近现代汉语电子文献库 / 黄河清

## 出版学·出版工作

- 产业结构分析与中小出版社的竞争战略 / 李波
- 经济全球化与出版文化的民族特色 / 杨小岩
- 出版业价值链的管理与整合 / 姚德海 刘丽华
- 美学在科技期刊广告设计中的应用 / 黄寿恩

## 数字技术·多媒体·网络出版

- 我国网络出版发展与出版组织变革的关联性研究 / 尹章池 曾建华
- 试论电子商务涉及的版权问题 / 段维

## 书苑掇英

- 选题策划的科学思维和预测 / 郭有声
- 由“资格考试”说到“偏科教育” / 赵健
- 电子出版——伸向科普传播的橄榄枝 / 方玮
- 创办心血管病科普期刊的可行性分析 / 寿宇红

## 编辑史·出版史

- 鲁迅的翻译出版思想与实践 / 刘霞
- 近代史上第一刊: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》探微 / 杨勇
- 刘禹锡与图书编撰 / 曹之
- 章士钊与《独立周报》 / 龙敏贤

## 编辑随笔

- 弘扬韬奋精神 / 巢峰
- 《中国出版编年史》(上、下)问世 / 边集
- 《现代出版:理论与实务》第一辑出版 / 凡丁

## 编者·作者·读者

## 鲁迅的翻译出版思想与实践

刘霞

摘要: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编辑出版家, 他为我国的翻译出版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在大量翻译出版实践的基础上, 形成了鲁迅特有的翻译出版思想和工作原则。

关键词: 鲁迅 翻译出版

第1共3页 >> [1页](#) [2页](#) [3页](#)

鲁迅是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之一, 同时是一位伟大的编辑出版家。臧克家在《鲁迅先生与编辑出版工作》一文中, 将鲁迅编辑出版的书籍, “按其内容的意义来区分, 划成三大类: 一是发扬中国旧文化中优秀传统的; 二是介绍外国——特别是旧俄古典文学和苏联进步艺术的; 三是鼓励当代文艺创作运动的——特别注意发现、培植、扶掖青年作家, 而前二者又是为了后者的” [1]。这样的分类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。由此可以看出, 在编辑出版工作中, 鲁迅是将发扬优秀文化传统、翻译介绍外国文艺与创作新文艺三者并重的, 表现了他作为编辑出版家具有的包容古今中外的开放的视野与胸怀。

正是由于他看到了翻译出版的重要性, 所以, 他编辑出版的书籍中翻译作品占了相当的比例。其中, 他主编或参与编辑出版的外国文艺类书籍有: 主要介绍外国文艺的《奔流》; 专登翻译作品的《译文》; 介绍外国文化的《世界文化》; 帮助成立主要出版翻译作品的未名社, 编印专收译本的《未名丛刊》; 成立三闲书屋自费印行《毁灭》《铁流》等外国文学作品。在大量的翻译出版实践的基础上, 形成了鲁迅特有的翻译出版思想和工作原则。

## 鲁迅的翻译出版思想

鲁迅对于中外古今的文学遗产, 从不采取片面的极端的态度, 他是辩证地看待它们的。他猛烈抨击当时所谓“全盘西化”的观点, 并斥之为洋奴思想。但他对于西方文化、文学的优良部分, 便热情地翻译和介绍。鲁迅对于外来文化是主张“拿来主义”的, 同时他清醒地认识到, 西方文化也是一种有局限性的文化。所以, 对外国文化, 他并不主张无原则的“拿来主义”, 有选择的“拿来主义”可以看作是鲁迅介绍外国文艺的一个总原则。因为编辑出版工作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选择与建构的工作, 而介绍外来文化首先就需要选择, 然后才能将它建构到中国文化中, 从而建构出一种新文化。

1. 与其他作品的编辑出版相比, 选择对翻译作品的编辑出版具有更重要的意义, 鲁迅的一个重要的选择标准就是: 对社会有借鉴作用, 于读者有益, 同时要保持作品的原貌。鲁迅在为自己和他人的译文所作的序跋中, 总是强调希望译文能使读者“得一些好处”, “看了之后, 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了”, “看见许多很有意义的处所”, 如果做到了这一点, 他就觉得是“极大的幸福了”。由此可以看出鲁迅选择译作的一个标准: 于读者有益。而实际上, 他是想借外国文艺来救治中国人的痼疾, 改造国民性, 最终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。鲁迅在早期译印《域外小说集》时, 就“有一种茫漠的希望: 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, 改造社会的”, 因此, 他“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”。介绍外国进步文艺, 为我所用, 改造国民性, 改造社会, 这是鲁迅投身于翻译作品的编辑出版事业的初衷, 也是贯穿他此后全部翻译出版工作的基本思想。他在日本的一个四幕反战剧本《一个青年的梦》的译者序中说: “我以为这剧本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, 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。” [2]而在厨川白村的文艺评论集《出了象牙之塔》的后记

- 出版研究的文化视野 / 蔡学俭
- 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晶 / 戴建国 李爱萍
- 打造作文培优的品牌 / 万 忠

◆ 各期杂志

2000: 第3期 第4期

2001: 第2期 第3期 第4期

2002: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增刊

2003: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

2004: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第6期

2005: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第6期

2006: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 第6期

2007: 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第5期

中也说：“著者既以这是重病，诊断之后，开出一点药方来了，则在同病的中国，正可借以供少年少女们的参考或服用，也如金鸡纳霜既能医日本人的疟疾，即也能医中国人的一般。”[3]

虽然选择引入什么样的作品具有主观性，但是一旦选定了译本，就力求保持作品原貌，不因自己的主观倾向性而加以删削，既对读者负责，也对作者负责。这是选择中的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。鲁迅在《思想·山水·人物》的题记中说：“世上还没有尽如人意的文章，所以我只要自己觉得其中有些有用，或有些有益……便会开手来移译，但一经移译，则全篇中虽有大背我意之处，也不加删节了。因为我的意思，是以为改变本相，不但对不起作者，也对不起读者的。”[4]在具体翻译介绍时，他也是忠实于原作，主张“直译”“宁信而不”。关于这一点，他在当时写了许多文章和主张意译的人辩论过。他说：“凡是翻译，必须兼顾着两面，一当然力求其易解，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，但这保存，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：看不惯了。不过它原是洋鬼子，当然谁也看不惯，为比较的顺眼起见，只能改换他的衣裳，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，剜掉他的眼睛。我是不主张削鼻刺眼的，所以有些地方，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。”[5]鲁迅的这种选择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辩证统一，是值得今天那些对引进作品随便删改的编辑好好学习的。

2. 赞成多翻译，至少与创作并重，以满足社会需求。翻译和创作，是两种不同的劳作。在鲁迅这里，翻译的意义绝不亚于创作。他是赞成多翻译，至少与创作并重的。鲁迅看到“我们的文化落后，无可讳言，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，作品的比较的薄弱，是势所必至的，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。所以翻译和创作，应该一同提倡，决不可压抑了一面，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，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”[6]。从鲁迅著译的全部作品来看，翻译与创作大体上也是平衡的。鲁迅知道，普通人大多是看轻翻译的，而且当时社会上还出现了诋毁翻译甚至“围剿翻译”的现象。为此，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为翻译辩护。他认为“注重翻译，以作借镜，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”，而他自己“是向来感谢翻译的”[7]。他希望批评家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一救急，不要把有烂疤的苹果一下子抛掉，对翻译作品不要限制得太严，因为中国的出版界翻译作品很贫乏，而且读者的购买力也很低。他自己是“以‘填补空白’的救急态度来对待翻译的，对于别人对他的攻击，他就曾说过，‘自然，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，能够译成既不曲，也不‘硬’或‘死’的文章的，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，我就只要来填这从‘无有’到‘较好’的空间罢了。”[8]同时，他也鼓励青年们都来填补这空白，“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，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，这就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，放在青年们的周围”[9]。孙用译的《勇敢的约翰》，“如果不碰到鲁迅，大约在中国未必有和读者见面的机会的”。孙用是一名邮局职员，只是业余从事翻译。他将自己译的裴多菲的《勇敢的约翰》寄给了当时正主编《奔流》的鲁迅，立刻得到鲁迅的热心帮助，不仅为其校订、介绍出版社出版，还为其垫付印费和稿费[10]。

3. 另外，他对当时颇受非议的重译和复译持赞成态度（重译是指从别国的译本间接翻译，复译是指对一种外国原作用同样的语言重复翻译——作者注）。对于重译，他首先认为，懂某一国文字，最好是译某一国文字，这主张是断无错误的。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当时中国的现实，“假使如此，中国也就难有上起希罗，下至现代的文学名作的译本了”。因为，一方面，“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，日文次之，倘不重译，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”，而无法看见其他国家的作品；另一方面，“中国未必没有精通丹麦、挪威、西班牙文字的人们，然而他们至今没有译，我们现在的，都是从英文重译的”。所以，鲁迅认为“对于翻译，现在似乎暂不必有严峻的堡垒，最要紧的是要看

译文的佳良与否，直接译或间接译，是不必置重的”，“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，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”[11]。针对当时一些人讥笑甚至批评复译，鲁迅却坚决地表示“非有复译不可”。他批评那些讥笑复译的人，认为虽然他们“表面上好像关心翻译界，其实是在毒害翻译界，比诬赖，开心的更有害，因为他更阴柔”。他提倡复译，因为要击退乱译，惟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，“还不行，就再来一回。譬如赛跑，至少总得

有两个人，如果不许有第二人入场，则先在一个永远是第一名，无论他怎样整脚”。

“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，即使已有好译本，复译也还是必要的……取旧译的长处，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，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。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，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，七八次何足为奇，何况中国其实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。如果已经有，中国的新文艺倒也许不至于现在似的沉滞了” [12]。鲁迅这种从实际需要出发，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翻译工作，与那些目光短浅的出版家是截然不同的。（ID:617）

© 2001-2003 出版科学杂志 版权所有

报刊转载必须征得同意并支付稿酬，网络转载必须注明作者及本刊网址

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4楼403室 邮政编码430072 电话：027 68753799 传真：68753799 E-mail：[cbkx@163.com](mailto:cbkx@163.com)

技术支持：[cgz@163.com](http://cgz@163.com)

【您是第位访客】